

## 第五回 忤當朝謫官赴蜀

詩曰：

志氣軒昂未肯休，英雄兩眼淚橫流。  
秦庭有劍誅高鹿，漢室無人問丙牛。  
野鳥空啼千古恨，長安不盡百年愁。  
西風動處多零落，一任魂飛到故丘。

前面已將葛太古謫貶的緣由盡行說過，此回轉接入鍾景期的話來。卻說鍾景期一團高興，慙慙來拜葛御史，忽見重門閉鎖，並無人影。景期口突，便叫一個長班，到蓮英兒巷裡喚馮元到寓所來問他。長班應著去了。自己怏怏的上馬而回。看官聽說：大凡升降官員，長安城中自然傳說。怎麼葛太古這些事體，鍾景期全然不知呢？原來葛太古醉罵權臣，遭冤被遣這幾日，正值鍾景期被虢國夫人留在家裡，所以一毫不曉得。

是日回寓，著了冠帶。坐定不多時，長班已喚馮元進來。馮元見了，磕了四個頭，道：「小人聞得老爺中了，就要來伏侍的。只因這幾日為迎進士的馬匹，通是太僕寺承辦的，故此小的不得工夫，直到今日才閒。小的已具了手本，辭了本官，正要來謁見老爺。不想老爺差人來喚小人，小人要一定跟隨老爺了，望老爺收用。」景期道：「你是我的舊人，自然收的。」

吩咐長班：「將我一個名帖去致意太僕寺，叫將馬夫馮元名字除去。」長班應了。馮元又跪下謝了一聲。景期道：「起來，我有要緊的話問你。那葛太古家為著何事，將大門封鎖？你必定知道的，與我細細說來。」馮元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一樁天大的風波！葛老爺的性命險些兒不保。」景期忙問，馮元便將那金馬門前罵了安祿山，被他陷害，謫貶范陽的事情，細細說來。

景期聽了，慌忙又問道：「如今他家的小姐在哪裡？」馮元道：「他家小姐也隨他去了。」景期暗暗叫苦，打發馮元出來。那馮元做了新狀元的大叔，十分快活，叫人到家裡搬了行李，自己又買了一件皂絹直身，大頂擺帽，在外搖擺。只苦得景期一天好事忽成畫餅，獨自坐在房中長歎。想道：「我若早中了半個月的狀元，這段婚姻已成就了。」又想道：「他若遲犯半個月，此事或者我去央虢國夫人，替他挽回一番。」又想道：「自己去了，留得小姐在家中，也好再圖一面。」又想道：「就是小姐在此，我如今礙著官，真倒不象前日的胡行亂闖。」

左思右想，思量到帕詩酬和，婢女傳情，私會花前，稍伸鸞約這一種情景，不覺撲簌簌的墜下淚來。少頃，外面送晚飯進來。景期道：「我心緒不佳，不要吃飯。須多拿些酒來與我解悶。不要你在此斟酒，你自出去。」伺候人應著出去了。

景期自酌自飲，一杯不下，又是淒涼一回，憤恨一回。外面送進四五壺酒，通吃在肚子裡，便叫收去碗盞，在房裡又坐了一回。思量道：「這事通是李林甫、安祿山二人弄壞的。我在窗下時節，聞得此輩弄權誤國，屠戮忠良，就有一番憤恨不平。今日僥倖成名，正欲掃除君側奸邪，不想那二人壞我的好事，如何放得他過！不免轟轟烈烈，參他一場，也不枉大丈夫在世。」一時乘了酒興，將一段兒女柔情變作一派英雄豪氣。就焚起一炬好香，穿了公服，擺開文房四寶，端端坐了，寫起本來，本上道：

翰林丞旨臣鍾景期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謹奏為奸相竊操國柄，外藩贖亂朝綱，伏瀝愚憂，仰祈聖鑒事：臣聞萬乘之尊，威權不移於群小；九重之遂，聰明不蔽於簽任。故欲治天下，必先擇人。欲擇人才，必先正心。欲正其心，必先清君側。此微臣才伏草莽之時，固夙夜不忘，思得陳一時之愚，以報皇恩於萬一也。今陛下不棄鄙陋，側臣請阮，目擊權臣僭竊，不敢不以窺管之見，謬為越禮之談。竊見首相李林甫、節度安祿山，中外交通，上下側目，舌搖簧鼓，指人主若耍孩；屠戮劍鋒，毀官民如草芥。官爵之升遷，視金錢之多寡；刑獄之出入，觀賄賂之有無。腹心暗結於掖庭，爪牙密飾於朝左。陷盡忠良，固彼黨羽。種種兇惡，擢髮難書。臣固知投鼠忌器，不敢以怒螳當車。第恐政事日非，奸謀愈熾，將來有不可知者。故不避斧鉞之誅，以請雷霆之擊也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伏祈陛下旨下廷尉，明正其罪；或風遼荒，或質斧鉞，舉朝幸甚！天下幸甚！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，謹奏。

景期寫完了本，不脫公服，就隱几以待旦。到得五鼓設朝，那早朝的常套不必細述。景期將本章呈進，朝罷，各官俱散。只有李林甫、楊國忠二人，留在閣中辦事。少頃，司禮監裝出許多本章來，與李、楊二太師票據。二人接了，將各官的本逐一看過，也有為軍需缺乏事，也有為急選官員事，也有為地方災異事，也有為將眾貪酷事，也有為請決大獄中，也有為邊將缺員事，也有為漕運愆期事，李、楊二人一一議論過去。及看到鍾景期一本，二人通呆了。將全本細細看完，李林甫拍案大怒，道：「這畜牲敢在虎頭上做窠嗎！也罷，憑著我李林甫，一定要你這廝驢頭下來，教他也曉得我弄權宰相的手段！」

楊國忠見了這本，心裡想一想，一來妹子虢國夫人曾將鍾景期慙慙托付，教他好生照顧；二來自己平日因李林甫百事總攬，不看國忠在眼裡，所以也有些恨他。如今見他發怒，就解勸道：「李老先生且息怒，我想這輕狂後生，摭拾浮言，不過是沽名釣譽，否則必為人指使。若殺了他，惡名歸於太師，美名歸於鍾景期了，以我愚見，不若置之不問，反見得李老先生汪洋大度。」李林甫道：「楊老先生，你平日間也是怪別人說長道短的。今日見他本上胡說我不是，你所以說出這等不擔斤兩的話兒，我只怕唇亡齒寒。他既會劾我，難道獨不會劾你？況且他本內說的『腹心暗結於掖廷』這句話，分明道著安祿山出入宮闈的事，連令妹娘娘也隱隱詆毀在內了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楊國忠低首無言，羞慚滿面，作別先去了。李林甫便將本兒標擬停當，進呈明皇御鑒。原來高力士、楊貴妃都曾受虢國夫人的囑托，也在明皇面前極力救解，以此景期幸而免死，明日批出一道聖旨：

鍾景期新進書生，輟敢詆毀元宰親臣，好生可惡。本應重處，姑念新科榜首，著謫降外任。

該部知道。旨意下了，銓部迎逢李林甫，尋個極險極苦的地方來僉補，將鍾景期降陝西州石泉堡司戶。報到景期寓所，景期惱怒不快。思量那明霞小姐的姻緣，一發弄得天南地北了。又想要與虢國夫人再會一面，訴一番苦情。誰想李林甫、安祿山差人到寓，立時趕逐出外，不許一刻存留。那些長班侍候人等，只得叩頭辭別。

景期收拾了東西，叫蒼頭與馮元陳胤出了都門，到鄉間墳堂屋裡來住下，思量稍停幾日，然後起身。可恨那李林甫，明日絕早差人趕到鄉間來催促。景期只得打點盤纏，吩咐老蒼頭仍在家看管墳墓，馮元情願跟隨前去。就叫安排行李馬匹，停當了，吃了飯，到父母墳上痛哭了一場，方才攬衣上馬。馮元隨著而行，往西進發。

一程一程的走去，路又難走，景期又跋涉不慣，在路有一個多月，正走得二千餘里，方才到劍門關。正值五月天氣炎熱，那劍門關兩旁盡是峭壁危巖。山中間夾一大澗，山腰裡築起棧道，又窄又高，下面望去，有萬丈餘深。水中長短參差的稜峭石筍，有無千無萬的澗水奔騰衝激如雷聲一般響亮。一日中只有巳、午二時，有些日光照下，其餘早晚間，只有陰霾暗黑。

那飯店就在石洞中開張，並無屋宇。還有那些不怕人的獼猴，跳在身邊看人吃飯。景期到了此際，終日戰戰兢兢，更兼山裡熱氣逼將下來，甚是難行。且又看看盤纏缺少，心裡又憂，不覺染成一病，勉強走了三五日，才得出劍門關的谷口。景期想要走到有人煙的去處將養幾日，不想天已傍晚，忽然陰雲密布，雷電交加，落下一場雨來，好大雨！但見：

刮地風狂，滿天雲障。刮地風狂，忽刺刺吹得石走沙飛。滿天雲障，黑壓壓遮得山昏谷暗。滂沱直瀉，頃刻間路斷人行；澎湃衝傾，轉盼處，野無煙火。千村冷落，萬木悲號。碎崩一聲霹靂，驚起那深潭蛟蟒欲飛騰。閃爍一道電光，照動那古洞妖魔齊畏懼。若不是天公憤怒，也須是龍伯施威。

這一場大雨，足足下了一個時辰。眾客伴誠恐趕不上宿頭，不顧大雨，向前行去。只有鍾景期有病在身，如何敢冒雨而走？回頭望見山凹裡露出一座寺院，便道馮元：「快隨我到那邊躲雨去！」策馬上了山坡，走到門前，見是一個大寺，上面一塊大匾，寫著「永定禪寺」，山門半開半掩。景期下了馬，馮元將馬拴在樹上，隨著景期進去。過伽藍殿，走到大殿，見那殿上冷清清的，香也沒人點一炬，景期合掌向佛拜了三拜。走出殿門，至廊下，見三四個和尚赤腳露頂，在那邊乘涼。景期向前欠身道：「師父們請了。」內中有一個回了問訊。那些和尚盡睬也不睬，各自四散走開，連那問訊的也不來交談，竟自走去了。景期歎了一聲，脫下濕衣叫馮元掛起，自己就門檻上坐了。

馮元也盤膝坐在地下，景期道馮元：「如何這裡的和尚這等大樣？」馮元道：「豈但這裡，各處的賊禿通是這等的。若是老爺今日前呼後擁來到此間，他們就跪接的跪接，獻茶的獻茶，留齋的留齋，千老爺萬老爺，千施主萬施主，撥臀放屁地奉承了。如今老爺這般模樣，叫他們怎的不怠慢！」

這邊說話，被那邊幾個和尚聽見了，交頭接耳地互相說道：「聽那人口內叫什麼老爺？莫非是個官麼？」內中一個說道：「待我問一聲就知道了，」便來問景期道：「請問居士仙鄉何處？為何到此？」馮元便接口道：「我家老爺是去赴任的。因遇了大雨故此來躲一躲。」和尚聽說是赴任的官員，就滿面堆著笑臉道：「既如此，請老爺到客堂奉茶。」景期笑了一笑，起來同著和尚走進客堂坐了。

和尚就將一杯茶獻上。景期吃了茶，和尚又問道：「請問老爺選何貴職？」景期道：「下官因觸怒當朝，謫貶西川石泉堡司戶。」和尚暗道：「慚愧！我只道是大大官府，原來是個司戶！諒芝麻大的官，有甚好處？倒折了一杯清茶！」心裡想著，又慢慢走開去了，依舊一個人也不來睬他。景期坐了一會兒，只見又是一個和尚向窗內一張望，把馮元看了一看叫道：「你是馮道人？如何在此？」馮元聽得，走將出來。見了道：「啊呀！你是人鑿師父！為何在此？」

看官，你道馮元為何認得這人鑿？原來，當日景期打發他出來，就投在人鑿庵裡做香火道人。後來人鑿犯了姦情事，逃出來住在永定庵裡做了主持僧。這一日，聽見有個香火小官兒到他寺裡，所以出來張看，不期遇上馮元。便問道：「你一向不見，如何跟著這個滿面晦氣色的官到此？」馮元道：「你休小看他！這就是我舊日主人鍾老爺。是新科狀元！因參劾了當朝李太師，故此貶官到此。」人鑿道：「不是我自己出來，不然幾乎失敬了。」慌忙進去打個深深的揖道：「不知貴人遠來，貧僧失了迎迓。望乞恕罪！」於是，忙吩咐收拾素齋，叫馮元牽了馬進來，又叫將草與馬吃，邀景期到方丈中堂內用了齋。

天已晚了，人鑿道：「今日貴人蒞臨，荒山有幸！天色又晚，旅店又趕不上，不如小庵內草宿了吧。老爺的鋪蓋都已打濕，不堪用了，後面房裡有現成牀帳，老爺請去安置，這濕鋪蓋也拿了進來，待我叫人拿一盆火烘乾了明日好用。」景期道：「多承盛情！只是打擾不當。」人鑿說：「哪裡話！」點了燈，領景期走過了十數進房子，將景期送入一個房間，便道：「請老爺安置，貧僧別了，明早來問安。」景期感謝不盡，因行路辛苦，身子又病，見牀帳潔淨，不勝之喜，倒在牀上就睡了。

馮元在牀前，將濕行李打開，逐一烘焙，挨至更餘，要大解，起來忙出房門。見天上已下過了雨，已換了過一個晴天。新月一彎在松梢上掛著。馮元又不認得寺裡的坑廁在何處，只管在月光之下闖來闖去。走到前邊摸著，門已下鎖了，只聽得門外火光裡人語嘈嘈。馮元心中疑惑，從門縫裡一張，只見人鑿領著七八個粗大和尚，手中拿著明晃晃的刀子。人鑿道：「師兄們！我當初在長安居住，曉得鍾狀元是個舊家子弟，此來必定有鈔。況且，方才你們曾慢怠他，我雖竭力奉承，只怕他還要介意。這個人，就是李閣老尚敢劾他一本，必是難惹的。我們如今去斷送了他，不唯絕了後患，且得了些財，豈不是好！」

眾和尚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就各處行事吧。」人鑿道：「且住！這時，我料他有翅也沒處飛去了。我們廚下的狗肉正煮得爛了，趁熱吃了，再吃幾杯酒，壯壯膽，就好做事。」眾和尚道：「有理。」一哄兒都到廚下去了。

馮元聽得分明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！連大解也忘了。慌忙轉身飛奔，每一重門檻就跌一跤，連連跌了四五个大筋斗。跑進房中，揭開帳子，將景期亂推道：「老爺不好了！方才我看見人鑿領著眾和尚，持了刀斧要來害你。須快快逃走！」景期聽了，這一驚也不小，急忙滾下牀來問道：「如今從哪裡出去？」馮元道：「外面門已鎖了，只有西邊一個菜園門開著哩，那邊或有出路。」景期道：「行李馬匹如何取得？」馮元道：「哪裡還顧得行李馬匹？只是逃了性命就好了。」

景期慌了手腳，巾也不帶，只披著兩件單衣同馮元飛奔園裡來。馮元將土牆推倒，挽著景期走出，誰知一路錯雜，兩人心裡又慌，如何辨得東西南北？只得攀藤附葛，挨過山崖。景期還喘息未定，鼻邊一陣腥風，林子裡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，望著景期直撲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